

于卓
著

搬 迁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HAIKOU PUBLISHING & DISTRIBUTION GROUP
海峡文艺出版社
HAIKOU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搬迁 / 于卓著.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80719-789-8

I. ①搬… II. ①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26038 号

搬 迁

作 者	于 卓
责任编辑	李锦良
特约编辑	宗珊珊 张桂珍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网 址	www.hk-read.com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19-789-8
定 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1

老到沉稳、处惊不变的官场中人，做任何事都不会封顶，不会灌满，如此蓄意保留，多为提防遭遇麻烦或不测时，前能留出周旋空间，后能闪出回旋余地。

第二章.....11

隐形的尾巴，才是可靠的尾巴。就像自己当初跟在副部长苏南身后那样，领导不用你这条尾巴时，你千万不能摇来晃去地显摆，当需要你这条尾巴在什么事上找一找平衡，或是掸一掸某个地方的浮尘时，你又千万不能闪躲，而且动作迟缓了也是严重失职。

第三章.....16

官场从上往下办事容易，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嘛；但是从下往上过五关斩六将，就没那么容易了，若干钉子碰下来，弄个麻子脸还算好的，万一搞乱了神经大脑，整个人那是说崩溃就崩溃。丛德成这会儿还没趴在搬迁上龇牙咧嘴，说明他躲闪周旋的功夫还没有给人废了。

第四章.....24

洼地里的喜怒哀乐，就这么轮转着，当灾难彻底压弯了老百姓的腰，老百姓的神经也就麻木了，不想再把腰直起来了，直起来了也还是那么两下子，费那事干啥？听天由命，顺其自然吧。

第五章.....29

丛德成撅着嘴，搓着自己的身子，说，江湖险恶，官场多变，走仕途做官，得后台硬，前台稳，中场擅周旋。老兄现已成一方诸侯，重兵在手，我此时讲这些是诸葛亮面前摇羽毛扇，卖弄！

第六章.....41

画面上，金色的油条，全都用白色避孕套套着，一排排参差着码开，大概能有一千多根，营造出来的气势，不是冲击人的视觉，用朱团团后来的话说，那简直是轰炸人的眼球！

第七章.....47

所谓利弊，没有套用公式，看在什么事情上权衡，水依日后美梦不成，大面上就怪不到自己头上，这就叫胯下政治，取小辱，避大祸，挡开东北安公司，对自己和能源总局这艘大船来说，就是躲开了一座漂移的冰山。

第八章.....56

朱团团再次来到朱桃桃的墓穴前，拔下泡沫灭火器的安全栓子，对着地上的蚂蚁喷起来。膨胀的白色泡沫，转眼工夫就把墓穴吞噬了。

驼背男人站在几米外的地方，眼神迷惑地看着。朱团团刚才去取灭火器时，就已经发现了驼背男人在盯梢，但她没工夫顾及他。

第九章.....62

某些玩笑，是官场中人在利益互换、信息交换、权钱置换过程中规避风险、模糊意图却又不失主题的一种软默契手段，万一玩笑对接不上实质内容，把意图弄飞了，彼此也没什么难堪和损失。玩笑嘛，一旦回归到玩笑上，就是玩玩笑笑，玩玩笑笑哪能当真？

第十章.....77

在生意场上，往往就是这样，能碰的东西，你可以去抓去捏甚至去抢，

可是不能触及的东西，你非但不能伸手，甚至有时连看一眼，都是不明白事儿！

第十一章.....90

齐头平脸的官员，最忌讳事事都往前挤，因为这些人有数，在有些来路不明或是暂无定论的事情上，袒露越快，暴露越多，受伤的可能性就越大，一不留神就成了身后猎食者的挡箭牌。

第十二章.....98

刚才那个电话，不是谁谁，或是谁谁谁打进来的，而是他在鲁培明和白石光到来之前就设定好的节目，一到预定时间就响铃。这个手机泡人功能是温朴最近才琢磨出来的，预定好时间，脱身很方便，撵人很委婉，谁都没脾气，他用了几次，感觉不错。

第十三章.....107

女人说，整个东升市里，这个款式的保时捷，就这么一辆，它要是在路上放个屁，交警都会捧起来闻闻。我的意思是说，我不管你今天是劫财还是劫色，你都打错了算盘，你真是胆大包天。好在你还没有伤着我，咱们恩怨两不找，你现在要是下车，我就当什么也没发生。

第十四章.....113

宽大明亮的房子，名利场上的权贵女人，生意场上的靠山，这些东西自己拼命追求了那么多年，血汗流了多少无法记得，可到头来还是两手空空，连个边儿都没沾上，可是现在怎么稍一流氓加性力量，就全都得到了呢？

第十五章.....120

归根结底，出手必算得失、利弊这两笔账，但得与失、利与弊的平衡点，往往是在一个度字上显灵，因此把握好脑、眼、耳、嘴、心、意的合力功能尺度，才有可能求得上佳的结果。

第十六章.....128

男女催乳师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男催乳师更容易被人歧视和误解。男催乳师没有乳房，所以必须学会用心去理解乳房，用温善去点化手感。其实有些职业，就夹在邪恶与诚善之间，稍往这边偏一点儿就邪恶了，而稍往那边靠一点儿就诚善了，总之恶与善不在脚上手上，全看心怎么动作！

第十七章.....143

酒刚落肚，丛德成就开始琢磨了，自己正在鼓捣的那份搬迁市场调研报告，难道说到时真会像一家家期待的那么有推力？试想就算往江苏这边倾斜倾斜，又能给江苏带来多大的胜算助力呢？报告不过就是纸上谈兵，这些人看不透这一层岂不成了笑话？

第十八章.....154

至于说第二个注意事项，郑然菲说都安排好了，到时几家媒体会联合采访他，她让他面对镜头时不要东张西望，说话不要跟强拆人家房子似的急赤白赖，要面带微笑，和蔼可亲，多说些公益事业人人有责、回报社会是不容拒之的义务、关爱残疾儿童从我做起之类的光彩话。

第十九章.....167

妹妹最不待见姐姐的地方就是她的得瑟，妹妹又开始往姐姐头上泼冷水，说，姐我说你多少回了？怎么就一点儿也不听呢？俗话说富不露金、穷不露骨。你可好，你看看你耳朵上、脖子上、手指上、手腕上，还有脚脖子上，除了金就是宝石，你怎么不把存折股票也挂出来呢？

第二十章.....177

咦？候好刚迈出一步就停了下来，原因是烂喜鹊窝里射出了耀眼的亮光，引发了他的好奇心。他靠过来，用脚轻轻一拨，找到了发亮光的東西。

候好弯腰捡起来一看，心顿时狂跳起来。钻……戒！他嘴里哆嗦出两个字。

第二十一章.....184

她大惊小怪时，要是松开抓着候好裤腿的两手，似乎可以避免意外，她却是越惊慌手抓得越紧，已经给蚂蚁分散了精力的候好，身子瞬间失去平衡，摇晃中弄掉了手中的竿子，吓得爱人再次拼命抓他两个裤腿，结果候好就彻底失去了平衡，脚底下一丢根，两脚就踩跳了，身子往窗户这边一倒，整个人就下去了，爱人身子一软，在惊叫中松开了双手。

第二十二章.....193

敏尚都长出一口气，换只手来推拿朱团团的右乳，手法如钳，由下钳住乳根，掌心下抵，五指渐渐加力，朱团团的右乳刹那间收缩，乳头绷起来，亮幽幽犹如一只兔眼，她竭力控制着……

第二十三章.....200

男人的暴力，通常情况下可以摧毁一个女人的肉体 and 意志，但偶尔也会出现歪打正着的意外结果，瞬间使女人释放出积压在潜能里的另类需求，甚至是某种久未满足的渴求，就像现在的朱团团，她已经让姐夫的暴力穿过了她的肉体，她不觉得这是伤害，她想自己受击的脸颊，现在有机会通过他那只粗鲁的手，唤醒他内心深处暗藏的细腻。

第二十四章.....206

温朴应该说是幸运的，昔日副部长苏南那一对肩膀的高度，确实让他受益匪浅，拓宽了他看事情与处理问题的视野，最关键的是那个高度给他提供了全方位审视官场的空间，让他懂得了事事环绕事外事，事外事往往才是真的事，这就是他亲自送报告来的原因，他要看看水依在处理完报告事宜后，还会不会跟自己讨论东北安装公司整体搬迁的事情。

第二十五章.....218

劳家奇意识到水依正在想什么心事，就阴阳怪气地乐起来，之后像是感慨自己的人生，也像是在玩味别人的得失，拿捏着腔调说，女人的伎

俩一旦被男人肉体支撑，倒下的男人就是她的战利品了；男人的欲望一旦被女人身体包容，倒下的女人就是他的棺材了。

第二十六章.....233

白石光脑子里一闪，突然明白了，原来这两个精明的女人背着自己，拿冉顺水做圈来套鲁培明。进而一想，这个兜圈子引出冉顺水的主意，有可能是两人五五对半出的，或是四六开三七开，总之他就是觉得郑然菲在这件事上占主导的面更大一些，她比较擅长借风烧火、阴阳套用，或是拐弯抹角、移花接木什么的。

第二十七章.....247

这种借舆论影响力抗衡、造势、护家的做法，着实让政府为难、开发商头疼，不好放开手脚去突破底线做事。

第二十八章.....255

院子里，大小权贵和商人老板们三五一堆、四六一伙地聊着，在这个丧事平台上，人们进行的话题大多与丧事无关。

第二十九章.....263

人在官场，命运一旦被阴谋，其思想、灵魂、感情、意志什么的就全都大撒把交出去了，犹如坐上一辆他人控制的过山车，看着宽敞、风光、气派，但没有调整车速的自由，至于说刹车的权力那就更甭想了，何时停下来操纵者说了算。

第三十章.....275

失望的人，总会找不幸的人来表达自己的残缺的善心，掩饰自己对丢失东西的所谓不在乎，进而满足落难者在精神上对人格的乞讨！换个角度讲，就是用扯淡的态度，面对操蛋的人生！

第三十一章.....285

鲁培明意识到自己让丛德成放心了，这个话题得掐断，再说下去有可能呛水，于是就想避实就虚，再说说闲话，而且这闲话还得让丛德成感兴趣，不然这气氛就干燥了。

第三十二章.....296

若是个权重资深的人物，在会前或是会后完全可以旁若无人，不出会场就唧唧喳喳，说说笑笑，爱谁谁谁，这就是牛气人物出彩放亮的噱头，随时玩谱、摆架、拿派！

第一章

1

我不爱你，但总是想把最好的给你！

朱团团这句没头没脑的纠结的话，时常从温朴的记忆里闪出来，弄得他非常茫然。

温朴把持政治问题有心得，揣摩女人就不上路了，像朱团团那天说的这句话里到底有没有玄机，他每次开动脑子琢磨，每次都不得要领，琢磨来琢磨去，就把这句话琢磨没影了，然后鬼使神差地往魔咒、巫术、玄幻、灵异、附体上想。

感觉这东西不可控制，忽然有一天，温朴隐隐意识到，自己始终放不下小姨子的那句话，问题大概是出在时间与环境上。

朱团团说这句话那天，正是温朴亡妻朱桃桃的周年祭日，他和小姨子去了墓园。

去年，朱桃桃死于一场疑点很多的车祸，同车那具至今身份不明的男尸，朱团团当时在殡仪馆里就认为有问题，她说姐姐跟这个面目全非的家伙，肯定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姐姐十有八九是在出轨途中命丧黄泉的。

但在朱桃桃周年祭日那天，温朴与朱团团谁都没有提及去年那场车祸，以及那个身份神秘的男人。

墓园是死者去往天国的驿站，那天温朴与朱团团没有过多打扰刚在这里睡了一整年的朱桃桃，两人完成祭扫程序后，紧绷着面部肌肉，彼此看了一眼，弯下腰，象征性地整理了一下靠在汉白玉碑身上的鲜花，之后就离开了墓地。

难言的压抑心情，让他们很长时间无语，只有碎步起落的声音，在冷色调的青石板小径上相互碰撞、缠绕，这样一直到了墓园门外停车场，两个人的脸色才算缓过来。

朱团团把悬挂在领口处的墨镜摘下来，举过头顶，隔着普洱茶色的镜片，看了看晴得清澈的天空，然后把墨镜戴上。

朱团团侧了一下头，口吻寒凉地说，这里既是死人安息的天堂，也是活人谋利的舞台。

温朴甩了甩手，轻叹一口气，不知小姨子这句话是打哪儿来的感慨。

朱团团悠着胳膊，侧着身子又说，刚才在墓园里，我想起了一个人，我大学时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女同学。有一次，我听人说，这个女同学现在人前显贵了，当上了副局长，就比姐夫你现在的官职低那么小半格。这女同学，玩仕途和巴结上司的手段总能推陈出新，而且极富想象力和创造力，甚至都敢在她老母亲的墓碑上做手脚。

话题陌生，温朴听得心不在焉，但脸上丝毫没有流露出厌烦来。

朱团团只顾往下讲，据说，女同学当科长的第二年，正赶上她上司的母亲病逝，她在上司操办母亲丧事过程中，前后左右忙碌，上上下下招呼，处处往外使着一家人的劲儿，弄得上司的老婆都产生了错觉，认为她跟上司才是两口子。转年祭日，上司及家人来到墓园祭扫时，惊讶地发现一大堆洁白的祭扫鲜花，几乎覆盖了母亲的墓穴。吃惊过后，上司爱人问这是怎么回事，上司本能地四处瞧瞧，摇着手里的鲜花，没有任何合理的解释，弄得他爱人脸色吃紧，惊虚虚地嘀咕了一句，你说这……这不会是……闹什么鬼吧？就上司锁着的眉头还没有打开时，一身素装的女同学出现了，虔诚地给上司的母亲鞠了三个躬，然后对上司说他母亲与她母亲有姐妹冥缘。上司老婆不领情，眼睛往一边看去。上司呵呵了两声，试探性地问了一下，女同学解释说，她母亲是在半年前从承德老家迁到这里来的，老家的祖坟地被房地产商开发了。上司听开窍了，带着感动说，看来姐妹俩是有冥缘，离世的日子居然巧到了同一天。

朱团团背着手说，能人啊，心思都动到了死人身上，丫老母在九泉下，不定怎么诅咒丫呢！

听到这里，温朴像是受到了什么启发，颇有同感地说，大千世界，

无奇不有，现在挖空心思钻营的人多了。有一次在饭桌上，外地来的一个经理讲，他们公司的组织部长好吃会吃，尤其是在吃鸡上，除了散养的柴鸡，其他鸡一概不上口。部长手下一个等待提拔的干部，天天想走运，但又舍不得花钱铺路，绞尽脑汁终于找到了一个花小钱办大事的突破口，抽空去集市上弄来几只柴鸡崽，像人家遛宠物狗那样，每天早晚带着几只小鸡在小区里遛，弄得小区里的一些人哭笑不得。养鸡人倒是不觉得自己遛鸡有什么新鲜的，每每得了空闲，还到处捉蚂蚱虫子什么的，坚持无公害喂养。有苗不愁长，到了初秋时节，昔日的小鸡苗都变成了大公鸡，养鸡人意识到是时候了，就低三下四请他们部长周末到家里坐坐，品尝一下他亲手喂养起来的柴公鸡。

养鸡人早已成了小区和单位里的另类名人，部长自然知道他养的鸡是什么鸡，那可都是吃虫吃粮喝露水的纯柴鸡，早馋嘴了，就等着有这么一天呢，现在这一天就在眼前了，部长乐呵呵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到时我提瓶茅台，咱俩好好喝喝。岂知老天不开眼，星期五早上养鸡人遛鸡时，一个没留神，一只鸡就挣脱绳子跑掉了，养鸡人傻眼了，等回过神后赶紧去追，追到西12号楼那儿，嘭地给一辆白色的英菲尼迪撞飞了，还牵在手里的两只柴公鸡也给他拽上了天，拍打着翅膀惊叫，当时看见这一幕的人都吓呆了。后来养鸡人被送进医院抢救，昏迷三天后，生命就支撑不住，交待出去了……

正说得绘声绘色的温朴，忽然意识到朱团团两束幽幽的目光一直休长假似的在他脸上徘徊，心里禁不住一阵颤悠，始终顺畅的嗓子眼，这时也不由自主地紧缩了一下。

朱团团看出温朴的失常，但她就是不往回收目光。

自觉有些六神无主的温朴忙闪开目光，想接着往下说，却不知刚才断在嘴边上的话该往哪件事上对接了，脸色越发不自在。

温朴的失态并没有换来朱团团的怜惜，她似乎就想让温朴这样面对她。

朱团团耸了耸肩，一脸玩世不恭地说，悲剧人生，启迪的是别人，毁掉的是自己。现在的人，都是越活越找不到尊严，越活越没有耐力，姐夫，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朱团团的秉性，温朴心里横竖有谱，如果顺着她的话题一味跟腔牢骚下去，那她这脸玩世不恭的表情，怕是又要愈演愈烈了，等到她嘴上开了锅，荤的素的一起咕嘟炖，自己只能是像过去很多时候一样，瞪着双眼，没法儿招架。

2

朱团团是个有过离婚史的自由女人，自打那年辞职后，就没出去工作过，靠离婚得来的房产、金银珠宝、证券存折，以及父母留下的家产（当时姐姐朱桃桃主动放弃了应得的那一份），在京城里活得很滋润，很小资。

六个月前，朱团团的一个女友请她出山，帮忙打理公司日常业务。女友近来迷上了一个大她十几岁的韩国整容师，三天两头去韩国找热乎，晒情感，献身子，已经五迷三道了，暂时无心顾及公司的业务。

女友操持的是一家专做国内初中生与高中生出国求学的中介公司，小有背景，生源一直不错，就算女友这会儿无心恋事了也有老本可吃。然而，商人毕竟是商人，情恋之事再鬼迷心窍也不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时陷在里面，等脑子稍一冷静下来，女友自然又会想到收入与支出的问题，家底不盘算不知薄厚，利润不打滚不成活钱，坐吃山空的结果，只能是稀里哗啦地破产。

然而招呼什么样的人来当帮手这很关键，来人的素养气质、业务能力、判断水准、社交技巧、涉外常识，以及亲和力、拓展力等都得像回事儿才行，不小心弄个二五眼来干瞎了，经济上的损失是个事，最要命的是砸牌子，断后路。

朱团团在女友眼里，是那种见过世面、反应机敏、悟性灵透，社交场上游刃有余，独立意识特别强的都市闲女，当然了，女友偶尔也还会说朱团团是个怪话连篇的超级怨妇。

但女友要的是朱团团的能耐，朱团团的看家特长英语，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过硬，想当年在单位里人称超级外语妹，译文对话都跟玩汉语似的。

稍让女友心里不落稳的是朱团团身上的那股任性劲，看上你了，怎么都行，看不上你，对不起，扯不着，玩蛋去！曾在一次杂七杂八的饭局上，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一看就是个贪色的伪君子，装腔作势大谈女人身体哲学，再往深处说就是不同女人的不同身体哲学，一副体验多多心得满满的样子，听得在座的多数人都回到了中小学时代，真是大开眼界，由衷佩服，觉得这个老男人不仅身家数亿，研究女人身体上的学问，那也是一桶一桶地往外倾倒。那天女友崇拜加眩晕，找不着北了，差一点儿没认了这个董事长当干爹。只有朱团团和那个搞文化产业的中年男人不怎么把董事长的女人身体哲学当回事，朱团团懒散地靠在椅背上放松筋骨，搞文化产业的中年男人的心思则一直不在现场，低着头，不停地接发短信息，想必是正在下工夫钓哪条小金鱼呢。

但凡懂女人的男人，一般都是只干不说，这位自觉高手的董事长，在朱团团看来就是那种擅长在嘴上玩大满贯的主儿，下半身击倒率高不到哪去，没多大实力。再说，朱团团这时也实在是听烦了，没心情陪他玩了，于是突然切话进来，直冲董事长发难，脸色尽管咄咄逼人，嘴上却是不紧不慢地说，对你们这些在社会上有头有脸的大佬来说，女人身体哲学，不外乎就是你们在老婆以外的女人下半身，用你们那根不过零点几排量的小管道，吭哧吭哧超标排放尾气，我这样打比方还算通俗易懂吧？不会招您老啐吧？董事长在饭桌上大概从没见过这么生猛的硬茬儿，立马收口，满脸通红，晕头晕脑扫了大家一眼后，就再也没有开口，直到饭局收场，董事长也没精神过来。

那天在回家的路上，女友就像是刚打了鸡血，兴奋地说，姐们儿你话如刀，句句切人，过瘾过瘾！不过刚才你要是把超标排放尾气说成超标劲射尾气，我想就更震撼了，丫董事长不晕倒才怪了呢！

不过女友心里有数，朱团团在酒桌上放电收拾男人最狠的一次，并不是整董事长这一次。传说朱团团收拾高干子弟那次，够狠，够辣，够刺激，那次女友没在场，一些绝妙的折人细节，女友在事后找朱团团回放了一遍。

那次高干子弟也是拿自己太当官几代了，牛哄哄随便放话圈城占地，发改委、中组部、商务部、住建部里的大事小情，似乎都在他的屁

兜里揣着。那天一些人心心里尽管不大得劲儿，但脸上也得哄着那家伙，此类人虽说不可依靠，但也没必要随便得罪，万一日后他哪泡尿浇到你头上，就算你不会伤风感冒，起码也得弄一身臊气吧，所以说，这会儿拿嘴捧个高，让人家往上踹踹就是了，不损失什么，无非是破费点儿时间，最不济就当看了场杂耍。坐在高干子弟对面的朱团团，当然也不买他的忽悠账。京城里这种半人半仙，吞什么都没够的家伙，过去她没少打交道，你抬他们，他们是爷，你摔他们，他们就嘴啃地，能出干货的主儿极少。

这年头，但凡背景强硬的人物，谁会跑到你面前蹭吃蹭喝蹭面子？有钱有势的，都在法律真空地带逍遥呢，平时你连那些人的一个屁味也闻不着。但那天朱团团也不知怎么的心气格外不顺，就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逢场作戏哄高干子弟玩，她瞅准一个机会，脸色诡秘地从手机里调出一个段子，拿起桌上高干子弟那会儿给的名片，输了高干子弟的手机号，把段子发了出去。

高干子弟的手机就在酒桌上，一响他就拿起来了。看过进来的信息，高干子弟像是有第六感一样，瞟了朱团团一眼，朱团团顺眼一迎，给了高干子弟一个轻微的点头，高干子弟就心领神会了。工夫不大，朱团团的手机就出声了。不多时，高干子弟的手机又响了……一来二去，两部手机的游戏引起了酒桌上一些人的注意，目光纷纷去朱团团与高干子弟脸上找破绽，直到高干子弟紧拧眉头，脸色异常难看了，桌子上的人自然也就明白了，朱团团肯定是用短信息把高干子弟怎么着了。

朱团团发给高干子弟的段子是——高干子弟，见到一个与自己长相几乎一模一样的人，沉吟良久问，你母亲以前是不是在干休所工作？答：没有，但我父亲给首长当过秘书。高干子弟来信问，这段子牛吗？朱团团回复，猛牛，再好好看看。高干子弟回信道，猛牛？朱团团回复，三遍不识，就没什么好玩的了。高干子弟回信道，小婊子！朱团团回复，别稀松，不用你立牌坊。高干子弟回信道，靠，没这么玩人的，能把人玩休克了。朱团团回复，没那么血腥，大不了玩你个阳痿。高干子弟回信道，姐，你狠到家了；姐，你太上劲了；姐，我现在想干你！朱团团回复，家伙够长你就伸过来。高干子弟回信道，操，折你手里了，姐，

下来给你电话，请你吃饭，认你这姐了！朱团团回复，听话，姐不会亏待你。高干子弟回信道，磕头了，姐！

女友得知朱团团那天死磕高干子弟的内情后，情绪一下子就亢奋了，伸出大拇指说，你丫太帅，把丫磕残废了，团团我跟你讲，等哪天我发大发了，就在两片嘴唇上镶满钻石，给你来个史无前例的钻石吻。

女友看准了朱团团，她身上的那点儿小毛病，不妨碍她施展大本事，况且她看出来朱团团每次修理男人时，还是很讲究拿捏分寸的，痛中有痒，嘴狠心不硬，一般情况下是不会一棍子把人打死。玩出滋味，玩出感觉，就算是品尝到了玩一玩的快感，或是娱乐的刺激。

朱团团不白给，女友想这样的姐妹不能让她游手好闲，得让她转动起来，有乐同乐，有财同发！

朱团团一开始溜边，她不想出来做事，怎奈女友死活盯上了她，请吃饭，请K歌，请美容，请养生，请旅游，软磨硬泡，愣是把这辈子就想玩清闲、玩自由的朱团团拽进了她的公司，做了主事的经理，年薪二十万。

3

温朴转开眼前的话题问，你现在给人家干的活儿，能对得起人家给你的年薪吧？

朱团团毫不含糊地说，功劳苦劳都有，到时二十万怕是打不住。

温朴道，这就好，干点儿什么总比闲待着强。

朱团团说，我说你这阵子怎么样？当家长吆喝事，扛旗引路你也有一段时间了，一方诸侯的感觉可受用？

温朴道，我那里的事，不用你操心，还是多关心关心你自己的事。

朱团团笑咪咪地说，我虽一江湖妇道人家，不识你们官场上的春夏与秋冬，但我还是想使出吃奶的劲，提醒一下你这个空头姐夫，官道通天堂，也能达地狱。老到沉稳、处惊不变的官场中人，做任何事都不会封顶，不会灌满，如此蓄意保留，多为提防遭遇麻烦或不测时，前能留出周旋空间，后能闪出回旋余地。我曾在一位作家的博客上，看到一段